

林泉老人空谷集

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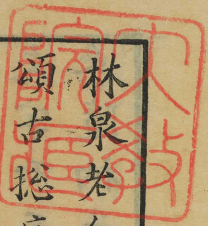


C40-4514

了翁上座請大藏及百
家書置於州城雲山
我微笑吟和府中永
為學者不計其出處內
當山三世鐘十我謹誌



64853



林泉老人許唱授子丹霞
頌古拈序



古今拈頌不為之少叢林
戶知之者雄四家而已竊
窺先覺利物之心假以古

五言集

人公案誘進群迷故設筌
罟令速獲魚兔於覺海性
苑矣政如達磨西來不立
文字而不離文字者耶近
叅隨衲子殃及林泉向空

谷中剛要傳聲於虛堂內
強來習聽以無說之說而
說其說便不聞之聞而聞
乎聞非敢與佛果萬松聯
罇並驚於世且傍隣舍試

空谷集
效顰者欽至元乙酉中元
日林泉老衲為聰彥明泉
無竭說

古塘居士陸應陽書

空谷集卷上目錄

青原階級

非但曹溪

雲巖遊山

道吾深深

巖叅藥山

夾山船子

我國宴然

僧問石霜

洞山祖意

夾山荅佛

萬戶俱開

九峰丹青

韶山是非

梁山祖意

龍牙烏龜

靈雲桃花

國師塔樣

歎盡西江

僧問長沙

雲巖南泉

趙州喫茶

大隨烏龜

南泉斬猫

雲居居山

丹霞燒佛

鷄棲鳳巢

疎山答佛

歸根得百

問夾山境

曹山出世

無隱身處

風穴古曲

投子劫火

三思齋

空谷集

卷一 目錄

雲居

身要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上

風六出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上

後學性一閱

生生道人梓

示衆云大忘人世何必三思擊碎疑團那消一句不滯玄關縱橫得妙者是甚麼人

舉思和尚問六祖大師當何所務即得不落

堦級但能行好事何必問前程祖云汝曾作甚麼來劈分腹剗心

思云聖諦亦不為還丹一粒祖云落何堦級點鐵成金

空谷集

卷一

沈君實刻

為垂一隻手不惜兩堂眉思云聖諦尚不為落何階級迷時

後十方空三祖云如是如是覺兒不汝善護持

吾當有偈願聞法要心地含諸種總在裏許普雨悉皆

萌諸法從緣生頓悟花情已並不生枝引蔓菩提果自成

須知甜向苦中來

師云修行漸次今古皆然利鈍根機固難齊等
始自見修無學至暖頂忍世等妙二覺皆不出
建化玄門復應圓機盡情吐露道成就慧身不

由他悟初發心時即證菩提子細點檢將來也

只道得一半至若如來不出世亦無有涅槃始

是八成只如十成一句合作麼生道多口衲僧

難舉似無言童子善敷揚南嶽讓和尚嘗謂馬

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

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況此種子人人具

有箇箇不無慎勿辜負已靈埋沒家寶得坐披

衣向後自看雖是林泉口淺汝等諸人不得氣

高糲大或見不見更須審問投子始得頌曰

無見頂露雲攢急

觀著即暗

劫外靈枝不帶春

光三

不照處別
有好思量

那邊不坐空王殿

無漏國中
留不住

爭肯

耘田向日輪

月華影裏
見應難

師舉花嚴經云譬如虛空遍至一切色非色處
非至非不至何以故虛空無身故如來身亦復
如是遍一切處遍一切衆生遍一切法遍一切
國土何以故如來身無身故為衆生故示現其

身只如無見頂露合作麼生摸索若也迷雲靄
靄昏霧蒙蒙急著眼處轉沒交涉况空劫前時
不藉意根靈枝自秀那待陽和而品第者邪是
他本來沒面目漢離得失情量出外沉窠曰聖
凡莫測次序難拘不妨洒洒落落妥妥帖帖雖
然如是未免南泉道威音王佛猶是王老師兒
孫何也自古輪王全意氣不彰實印自然尊
示衆云別老少辨妍媸難謾藻鑑計輕重較低

昂無出星衡既知左眼半斤想見右眼八兩怕
伊不信試故詳着

舉石頭到思和尚處

跋涉不易

思問從甚麼處來

從苗頭云曹溪來

如多虛實

思乃豎起拂子云

曹溪還有這箇麼

行說好語

頭云非但曹溪西天

亦無

當面諱却

思云子莫到西天來麼

趕上賊

頭

云若到則有也

甜衣徹

思云未在這道

抑逼殺人

頭云莫全靠某甲和尚也須道一半讓則思

云不辭向汝道恐後無人承當

暗中坐舌

師云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為沙彌時六祖將示

滅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依附何人祖曰

尋思去及祖順世遷每於靜處端坐寂若忘生

第一座問云汝師已逝空坐奚為曰我稟遺誠

故尋思耳云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青原

汝因緣在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

辭祖龕直詣思處叅禮遂問汝從甚麼處來曰

曹溪來思豎起拂子云曹溪還有這箇麼雖是
懸羊頭賣狗肉賴遇當行詭他不過被他只道
箇非但曹溪西天亦無此所謂語忌十成機貴
迴互向萬丈懸崖便與一推道子莫到西天來
麼亦可賞他手親眼辦道若到則有也見事不
解交又道未在這道所以石頭將計就計道莫
全靠某甲和尚也須道一半見不分勝敗故以
甜言美語念合飢人喚古人心如明鏡機似走

珠能於問答之際將世法佛法打成一片此豈
非冥契佛理者歟師於唐天寶初荐之衡山南
寺寺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庵其上因是號石
頭和尚焉有僧曾問如何是解脫曰誰縛汝問
如何是淨土曰誰垢汝問如何是涅槃曰誰將
生死與汝觀此開發後學直截根源言無枝葉
為曹洞一宗之祖理當然也所著衆同契有云
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

相觀石頭老漢雖是半遮半露後代雲仍到此
看你麼生向當頌曰

白雲藏玉鳳

不教人見
轉風流

紅日照無寥

別是一
壺天

隱隱星攢處

仰望
不及

無私鎮九霄

高高標
不出

師云若論此事如丹鳳冲霄不留其跡其由性
空寥廓慧日精明照五蘊之皆空使萬緣之俱
泯直得星攢碧落月浸丹墀翡翠簾垂燭香人
靜當此之際那容喘息寧許窺窬密室不通風

玄門難措足雖然如是一點靈明通宇宙那拘
西竺與曹溪

示衆云同行既無疎伴便宜豈出當家不消眼
見耳聞較得隨聲逐色且道為人手段在甚麼
處

舉藥山與雲巖遊山

行到水窮處
坐看雲起時

腰間刀響

幾箇是
知音

巖云甚麼物作聲

口是禍
之門

山便抽刀

驚口作斫勢

高人不
惜兩莖眉

師云澧州藥山惟儼禪師嗣石頭上堂曰祖師
只教保護若貪嗔癡起來切須防禁莫教接觸
是你欲知枯木石頭却須檐荷實無枝葉可得
雖然如此更宜自看不得絕言語我今為你說
這箇語顯無語底他那箇本來無耳目等因與
雲巖遊山腰間刀響巖問師抽刀驀口作斫
勢後洞山舉來示衆道看他藥山橫身為這箇
事今時人欲明向上事須體得此意始得林泉

子細看來要汝諸人二六時中念茲在茲不遺
時不失候見到說到用到妙叶兼帶非取口辦
若你不信試看投子獎孤邈樂來喝來聲頌曰

大鵬無伴過天池

常獨行

師子將兒絕後隨

百獸潛蹤

崑崙觸犯歸行路

常獨行

惜取草

一吼吞

雲萬像馳

方知思大口

師云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
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

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將
徙南冥南冥者天池也諸有智者以喻得解欲
使脫白衲子性海汪洋飛鳴自在不被三界火
宅之所拘縛不被六塵妄境之所繫絆故藥山
老漢以養子之緣盡情為濟直得崑崙之丘亦
尋歸計不見道青山常舉足白日不移輪正當
此時合作麼生委悉咄雖是抽刀難入鞘莫教
辜負老文殊

示衆云索隱鉤深以輕勞重覲面相呈不辭陪
奉為復是妙用神通為復是神通妙用具眼者
辨看

舉僧問道吾如何是和尚深深處

非智可知
非識可識

吾下禪床作女人拜云謝子遠來無可祇待

感承
厚意

師云初祖達磨大士曰吾本來茲土傳法救迷
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至曹溪六祖之下

分而為二一曰南嶽讓二曰青原思讓之已下
復分為二曰瀉仰曰臨濟思之已下亦分為三
曰曹洞曰雲門曰法眼曹溪一派今分為五此
應一花五葉之懸識也大抵所傳之法本無有
異為各立門庭施設不同此女人拜者乃瀉仰
之機用也彼宗有九十七種圓相復以六門總
攝一曰圓相二曰義海三曰暗機四曰多字學
五曰意語六曰默論今道吾荅慶暗機默論觀

面相呈深奧玄關兩手分付休云宵漠間尔難
窺正眼觀來已成漏逗既被傍人覷破賞伊即
是罰伊即是他投子自知下落頌曰

驪龍海卧瑞雲高

徹底無依
解轉身

四望歸宗萬派

潮

盡從這
裏流出

木人來問西宮事

不得妄
傳消息

迴惠東

園一顆桃

斂手贈時蒙厚意
箇中滋味幾人知

師云雲從龍風從虎物理相須了無違阻直須
向高高山頂立管要鼻孔遶深深海底行睛

取脚跟點地非止六户不掩更能四衢無蹤若
解恁麼何淺深之可計度者也既恁諸緣屏息
何慮萬派不潮任四遠之遐瞻儘一宗之自附
雖則重圍禁殿視聰應難木女石人頗傳音耗
儻許絲綸稍降何妨曲為今時既蒙吐膽傾心
休又迷頭認影還會麼望月佳人祝願時羅裙
簌簌幾人知劉郎去後春無主巢熟香飄贈與
誰

示衆云從苗辨地因語識人及盡今時始得成
立自淺至深合作麼生探拔

舉雲巖初叅藥山

師則一禮法則遍求

山問甚麼處來

不可

云百丈來

多虛不實

曰百丈有何言句

深窮

妙理

云有時道一句子百味具足

更索添益着醋

鹹

即鹹味淡即淡味不鹹不淡是常味你麼生

是百味具足底句

請和尚試

曰爭奈目前生

死何

拍大姪子

云目前無生死

赤諱

曰二十

年在百丈俗氣也不除

生擒活捉

又問海兄更說

甚麼法

細辨根源

云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外

會取

用許多根

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

長蛇陣前

弓梢

又問更說甚麼法

水浸麻繩一匝匝緊

云有時上

堂了大眾下堂次復召大眾

披沙揀金

衆回首

却是杜

乃曰是甚麼

千聖亦不識

山曰何不早恁

麼道

忙家不會會家不忙

嚴於言下有省

方信蒲團不是天

師云潭州雲巖曇晟禪師依百丈海二十年因

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如前問嚴如前荅至末後

是甚麼處山曰何不早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

海兄巖於言下頓省便禮拜方信道無多子省

力些兒便是據百味具足的句未免黏牙着齒

三句六句外語太賤廉纖所以藥山翻覆不許

此蓋投機不妙濁智流轉之過也三句者百丈

大智曰夫教語皆以三句相連初中後善初直

須教渠發善心中破善心後始明善心菩薩非

菩薩是名菩薩法非法非非法總與麼也若只
說一句令人入地獄若三句一時說渠自入地
獄不干教主事故古大宗師說法皆依佛祖法
式不知者以為苟然語如無着所釋金剛般若
是此意也六句者語底默底不語底不默底總
是總不是勸君不用分明語語得分明出轉難
本要河清海晏剛來簸土揚塵爭免點罰道二
十年俗氣也不除及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直

得辭窮理盡有口難言故以百丈不傳之妙末

後通傳道是甚麼方恁他意可笑蘄山解將別
人拳頭與伊搥地雖嗔不早道其奈雲巖不負
蘄山點化於斯契悟還端的麼暗中樹影從君
辨水底魚蹤任彼分若非投子不能見徹頌曰

行盡千山路轉高

莫將有限
趨無窮

肯歸方憶舊雲

房

真境難忘
提防落大功

貪尋古調單于曲

若將耳聽
終難會

暨嗟胡家一韻長

眼裏聞聲
方得却

師云善財南詢遍叅知識至德雲比丘處遍歷
崑崙不能得面七日後向別峰相見獲大解脫
法門何況雲巖依棲百丈如許多年不蒙印證
故登山驀嶺不憚崎嶇旣入叢林投他保社再
四再三甘受曲折忽然一念迴光豁尔便同本
得只是舊時行底路逢人說着便請訛單于者
虜語言廣大也虜人謂撐犁孤塗者單于也撐
犁此云天孤塗此云子謂天子廣大也撐文單

音禪胡家者當作胡笳笳笛之類也吹之為曲漢

李陵蒼蘓武書云胡笳互動牧馬悲鳴今借此
況吾道新豐云胡笳曲子不墮五音韻出青霄
任君吹唱是也惑者指世尊梵國為胡家豈不
大謬妄乎直須向是甚麼處休去歇去一念萬
年去免使妄情繫綴業識牽纏背親向疎外好
裏弱何也從今休被閑言語掉弄花唇取次謾
示衆云上無片瓦遮頭下無寸土立足以月鉤

雲餌用釣清津假桂棹蘭篙追尋錦鯉只如搖
頭擺尾來時合作麼生收攝

舉夾山叅船子

不是冤家不聚頭

船子問垂絲千尺

意在深潭離鈎三寸子何

不道

低聲

師擬開

口

鵝過新羅

子便打師落水

便下霹靂手

繞出又打云

道道

老婆心切

師擬開口

轉見

子又打

牢看擊

山

豁然大悟乃點頭三下

棒頭出孝子不枉古今傳

子云竿

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殊

果能先打後商量

山遂進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

夜深不向蘆溥宿迥出中

間與

子云絲懸淥水浮定有無之意速道速

道

再三撈撓不恡慈悲

山云語帶玄而無路舌頭談而

不談

終日口喃喃未嘗說一字

子云釣盡江波金鱗始遇

不忘今日志

山乃拚耳

臨溪不必重來洗好惡爭如總不聞

云如是如是

真不掩偽曲不藏直

師云秀州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貌度量

不群自印心於蘗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洎

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
藥山宗旨予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
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靈利座主指
一人來或堪彫琢將授生平所以報先師之
恩遂分携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
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
和尚一日泊船岸邊閑坐有官人問如何是和
尚日用事師豎起橈子曰會麼人云不會曰棹

撥清波金鱗罕遇道吾後到京口遇夾山上堂
僧問如何是法身曰法身無相云如何是法眼
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
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是致令上座
失笑望上座不恡慈悲吾云和尚一等は出世
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云
某甲終不說請往華亭船子處去曰此人如何
云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若去當易服而往

山乃散衆東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
住甚麼寺曰寺則不住住則不似云不似似箇
甚麼曰不是目前法云甚麼處學得來云非耳
目之所到云一句合頭語萬劫繫驢橛覺範云
今之師授弟子有則始終言有無則始終言無
何止萬劫驢橛而已哉曹山曰末法時代人多
乾慧若要辨驗真偽有三種滲漏一見滲漏機
不離位墮在毒海二情滲漏情存向背見處偏

枯三語滲漏究妙失宗機昧終始濁智流轉立
此滲漏未必不為中此疾者之所設也次以垂
絲千尺意在深潭之間放沒面皮痛下毒手兩
次被打方始瞥地既知痛痒展轉相酬俱無縫
罅故以金鱗始遇之語滿口許他遂囑曰汝向
去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吾三
十年在藥山只明斯事汝今既得他後莫住城
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鑊頭邊覓取一箇半箇接

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顧子遂喚闍黎
山乃回首子豎起橈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舡
入水而逝浮定有無者通玄淨禪師劫外錄判
辨云浮定者釣魚之標準也用木為之浮于水
面下懸鈎餌以浮沉而定魚之有無故以為名
焉鳥拵敢嗚呼勝默祖翁嘗訓學徒曰傳法當如
舡子求法當如二祖今之師資苟或不尔焉能
以荷如來大法者歟若然則何慮祖道而不興

邪幸遇投子發揚先覺之志為世梯航頌曰

泛舟駕嶮三十春

不入驚人浪
難逢稱意魚

擊慶竿頭活

死人

老作家手
段終別

夾嶺桂分千古韻遠近皆聞朗江

山翠萬重新

觀之
不足

師云吾佛世尊於苦海波心無明浪裏駕般般若
慈航總萬行而為六度令一切衆生離生死此
岸達涅槃彼岸又云汝等比丘知我說法如筏
喻者法尚應捨何況非法不意像季以來而有

船子剡木為舟隨流得妙切切孜孜學爺做處
亦恐群靈漂沉生死直截根源替佛指示曾有
頌云三十年來坐釣臺鉤頭往往得黃能金鱗
不遇空勞力收取絲綸歸去來千尺緣綸直下
垂一波纔動萬波隨夜靜水寒魚不食滿船空
載月明歸三十年來海上游水清魚現不吞鉤
釣竿斫盡重栽竹不計功程得便休既遇夾山
盡情分付直至而今聲光赫揚何止明江山翠

萬重而已哉還知麼四海五湖分派處難將有
限計無窮

示衆云四目不昧六賊歸降千戈叢裏曾見太
平年糞埽堆頭得獲清淨土豈信從來本具那
知靡假他求忙裏偷閑若為話會

舉藥山問高沙彌云我聞長安甚開

不可承
虛接響

彌云我國晏然

本自
安寧

山忻然曰子從看經得

從請益得

漫天
布網

彌云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

益得

脫塵
離俗

山云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

麼不得

即但有纖毫
塵

彌云不道不得自是他不

肯承當

且救得
一半

澧州高沙彌初叅藥山山問甚處來云南嶽來
曰何處去云江陵受戒去曰受戒圖甚麼云圖
免生死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
知否云恁麼則佛戒何用曰這沙彌猶挂唇齒
在彌禮拜而退道吾來侍立山曰適來有箇跛

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
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早來沙彌在甚麼處
彌出衆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閑你還知不彌云
我國晏然法眼別云見誰說藥山見彌祇對甚
有來由又問汝從看經得請益得彌總不落他
圈圍道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見牢籠
不住別用一條生機活路又羅織道大有人不
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彌渾身手眼不許辯

翻道不道不得自是他不肯承當藥山於此專
不橫推理無曲斷回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林
泉云可謂是出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師子
兒若也於斯見徹方信道在欲而無欲居塵不
染塵百花叢裏過一葉不沾身儻能喧靜俱忘
必解正偏兼到正當此時合作麼生裁斷頌曰
興亡雲去與雲來千自由百自在渠無國土絕塵埃
已是撒沙撒土須彌頂上無根草不從栽種得不受春風

花自開

通界發清香

師舉王黃華云世事雲千變浮生夢一場此雖
一時遣興述懷深有理焉果能言行相應心口
無二於斯覲透不被萬境所謾何得失是非榮
枯成敗而可桎梏者邪風穴垂語云若立一塵
家國興盛野老饗感不立一塵家國喪亡野老
安貼於立不立處一時坐斷何興亡而可存哉
此皆性空之剩物道眼之浮華雖來去無蹤奈

雲集
昏蒙成瞽直得純清絕點蕩無纖毫向不響山中合沒足石人於須彌頂上採無根瑞草想不假春風馨香遍界請具眼禪和試來賞玩還見麼靈苗生有地大悟不存師

示衆云萬丈海須見其底千尺井必達其源唯斯一事妙密難明忽遇箇頂門具眼腦後見腮的衲僧合作麼生指示

舉僧問石霜如何是和尚深深處你有眼麼霜云

無鬚鎖子兩頭搖徒勞摸索

師云潭州石霜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山紹鑾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為漸宗回抵瀉山因充米頭問荅厯意至晚上堂曰大衆米裏有虫諸人好看後參道吾問如何是觸目菩提吾喚沙彌彌應喏吾云添淨瓶水着良久却問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將順世垂語曰

我心中有一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除之師云
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後避世混
俗于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後因荅
洞山秋初夏末萬里無寸草處去云出門便是
草之語深蒙稱許享大因緣開法後僧問真身
還出世也無云不出世曰爭奈真身何云瑠璃
餅子口此恰與無鬚鎖子兩頭搖的眼腦簪生
來相似非唯難第難兄况乃無彼無此瑠璃餅

口則且置只如此鎖將何料理是他授子自有
同勘鑰匙頌曰

三更月落兩山明

清光何處無

古道程遙苔滿生

幾人能履踐

金鎖搖時無手犯

誰敢動着

碧波心月兔

常行

莫亂走

師舉洞山頌偏正五位首篇云正中偏三更初
夜月明前莫恠相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
且道舊日嫌甚今日嫌甚迷悟到頭俱莫戀眼

中金屑自難留唐耿僖詩云返照入閭巷愁來
與誰語古道無人行秋風動禾黍詩具六義曰
風賦比興雅頌用比興連類以喻至道嗟此塵
中無人綿歷唯餘禾黍而已故華嚴經云世法
即佛法佛法即世法休於世間法中分別佛法
莫於佛法中分別世間法方信道會得途中受
用不會則世諦流布其斯之謂歟况金鎖搖時
非智者難明徒勞識浪翻波漫漫蟾宮玉兔雖

能蹕跳枉費精神何故須信轉身無異路沒蹤
跡處莫藏身

示衆云語忌十成機貴回互雖是掬水不漏焉
知一滴難存外邊雖是撒乾就裏渾頭沒腦還
知問答有淹潤處麼

舉僧問洞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祖意不西來意無

祖山云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

雖知韞縠深藏爭免漏蘆

達
菜

師云筠州洞山悟本良价禪師幼歲從師念般
若心經至無眼耳鼻舌身意處忽以手捫面問
師曰某甲有眼耳鼻舌何故言無師駭然異之
云吾非汝師即指往五洩山禮默禪師披剃年
二十一詣嵩山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
辰修齋泉問衆曰來日設齋未審馬祖還來不
衆皆無對師出對曰待有伴即來泉曰此子雖
後生甚堪彫琢云和尚莫罷良為賤次參瀟山

屢蒙賞鑒次依雲巖受秘傳之道唐大中末於
新豐山接引學徒厥後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
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大闡一音廣弘萬品橫抽
寶劍剪諸見之稠林妙叶弘通截萬端之穿鑿
又得曹山深明的旨妙唱嘉猷道合君臣正偏
回互由是洞山玄風播于天下諸方宗匠咸推
尊之故名曹洞宗立此一宗自師而為始也這
僧既號通方衲子不免深窮西祖不傳之妙故

來發問殊不知未開口時早嗟過了也只如洞
山恁麼答是與他道不與他道伶俐漢舉着便
知下落何必分星擘两只管切切龐居士謂靈
照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照云老老大大
作這箇語話士曰汝又作麼生照云明明百草
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若也於斯薦得非唯有
逆水之波許汝有滔天之浪其或未然且向灘
下接取頌曰

古源無水月何生

靈光獨耀
迥脫根塵

滿岸西流一派

分

盡從這
裏流出

葱嶺罷詢熊耳夢

莫寐
語

雪庭休話

少林春

誰敢多
言特語

師舉古本金光明經偈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
應物現形如水月中月雖則古源無水須知正派
潛流休云皓月何生那委清光普應既滿岸自
西而分必匝地從東而遍菩提達磨始傳法於
天竺後接物於支那梁大通元年九月二十一

日至廣州十月初一日至金陵見武帝不契十
九日出金陵十一月二十三日至魏洛陽應識
居少林面壁九年遇二祖求法立雪斷臂安心
已竟併傳衣法往禹門千聖寺化後般若多羅
七十二年梁武帝作大師碑云以梁大同二年
歲次丙辰十二月五日終於洛州禹門之側壽
一百五十歲葬于熊耳山吳坂東魏天平三年
也元象元年有使宋雲自西域回見達摩大師

于葱嶺隻履西還以聞帝令啟壙唯見空棺隻
履存焉雖則生死涅槃猶如昨夢何妨立雪庭
中重整嫩桂陽和而已哉曠自從接活無根樹
五葉聯芳直至今

示衆云色見聲求無非是妄忘情離念未足為
真不須認影迷頭休更迷頭認影具眼禪和應
合審細

舉僧問夾山如何是佛

不禮拜更待何時

山曰此問

無賓主

休於言下覓
莫向句中求

僧云尋常與甚麼人對

談

一句隨他語
千山走衲僧

山曰文殊與吾携水去普賢

猶未折花來

採汲不虛施
幾人窺得破

師云澧州夾山善會禪師自幼祝髮年滿受具
聽習經論該煉三學出住潤州鶴林因道吾勸
發往見舡子由是師資道契微朕不留恭稟遺
命遁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廬室星布曉夕參
依咸通庚寅海衆卜於夾山遂成蘭若自是聲

名輝赫道德光揚開發人天模鑄生佛不存意
路而大闡玄風這僧以覺自覺他覺行圓滿之
問故來探拔是他大方之家豈與汝干戈相待
款款地只道箇此問無賓主惹得教他意路上
追尋情關內走作又問尋常與甚麼人對談不
識紅綿套索碧玉甕坑抵死謾生黏皮著骨不
得脫洒自由所以夾山奉箇文殊與吾携水去
普賢猶未折花來若據恁麼道是有賓主無賓

主咄曾遊花下路要見洞中天幸遇投子老師

一觀觀透頌曰

親言言處幾人知

徒勞屈指從頭數

今古無儔類莫

齊

世出世間尊從來難比並

王馬雪行歸半夜

偏處不逢

羚羊

挂角月沉西

玄中不失

師云祇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將心用心轉見病深本欲直截要會誰知顛倒迂迴非止此日無有知者自古及今未逢一人一體同觀與佛

並化當此之際人多左科背聽逐句尋言僧問趙州如何是玄中玄州曰汝玄來多少時邪云玄之久矣州曰闍黎若不遇老僧幾被玄殺且道這僧背聽趙州背聽林泉道會得則途中受用不會則世諦流布汝等諸人聞林泉恁麼道慎勿左科背聽更須子細參詳王馬雪行羚羊挂角沒蹤跡消息夜半月沉時請來相見遂以手摸面云猫

示衆云大音希聲大器晚成雖是停機佇思未
必不是作家若解剪惑裁疑到了須逢明鑒十
成一句試請舉看

舉雲蓋和尚問石霜萬戶俱閉即不問萬戶

俱開時如何

將身直入裏頭看

霜云堂中事作麼生

外方誰敢論量

蓋無對

恰如歪嘴漢吹螺

經半年方道得語

云無人接得渠

已犯功

霜云道則大熱道只道

得八成

半肯半不肯

蓋云和尚又如何

清知恁麼來

霜

云無人識得渠

詩爭二字新

師云潭州雲蓋山志元禪師遊方時問雲居曰
志元不奈何時如何居曰祇為闍黎功業不到
師不禮拜直造石霜亦如前問霜曰但非闍黎
老僧亦不奈何師云和尚為甚不奈何曰老僧
若奈何拈過汝不奈何師便禮拜請入室後石
霜上堂僧問萬戶俱閉則不問萬戶俱開時如
何曰堂中事作麼生僧半年方道得云無人接

得渠曰道則太煦道只道得八成云和尚又如
何曰無人識得渠師知乃禮拜請石霜道霜不
與道師云若不道打和尚去也霜曰無人識得
渠師於言下有省翠巖芝云先行不到末後太
過林泉道走的走殺坐的坐殺祖燈錄中本僧
問石霜非雲蓋問也此頌古中作雲蓋問想當
時一期編錄之不審也因辨於斯學者可委蓋
因聞石霜赤心片片招撥這僧故放鵬把焰赫

傍石霜要與他說若不言下有省險做克徒惡
黨還會麼雖是惡心招善報更看投子與宣揚
頌曰

古殿巖開月鎖松

半遮半掩
稍似參差

霜凝雪露韻無

窮

遠觀有色
近聽無聲

星前人卧千峰室

農夫何事
睡猶濃

佛

祖無因識得渠

貴人難見面
何必謾咨嗟

師云空劫威音外壺天不夜時巖花開步帳松
月騁芳姿馥馥通三界婢娟映四維遊人雖帳

望那許暫時窺雖是霜凝雪露須忘一色之功
直教霧歛風停妙叶三玄之旨七星光彩莫可
窺窺了無前後差殊不有古今間斷於千峰影
裏萬壑聲中就籌室枕石眠雲任昨夢吟風嘯
月本來面目瞻仰無由未質形名豈容知識便
恁麼會時如何休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
露全身

示衆云日出連山盡力只畫得一半月圓當戶

爭教汝寫到十分未下筆時却較些子還有打
得此草者麼試拈出看

舉僧問九峰一筆丹青為甚麼邈志公真不

得無你下手處峰云僧繇却許志公無用處僧

云未審僧繇甚麼人證據明月清風共我峯云烏龜

稽首須彌柱不是同風人不知

師云筠州九峰道虔禪師雖徧經法席而受印
于石霜開化九峰玄徒尤盛僧問教中有言三

光緣就始成其見三光未就還成見否曰緣有
差殊見魚虧損云既無虧損暗中為甚麼不見
物曰雖不見物寧魚見暗云離却三緣如何是
真見曰匝地日頭黑似漆僧問一筆丹青為甚
麼邈志公真不得金陵寶誌禪師姓朱氏金城
人晉末真興元年已未歲生幼出家止京道林
寺禮僧儉為師修禪業出處無常飲啖不節
髮長數寸常跣足行執一錫杖頭掛剪刀及尺

鏡懸一二尺帛子齊祖建元中稍露神迹或數
日不食無飢容與人言始若難晚及應甚明多
為識記京都士庶咸供事之後至梁天鑒年中
深蒙帝重乃應化賢聖之一也為多神異聖凡
不測故設此問僧繇却許誌公者張僧繇吳人
也天鑒中官歷右將軍吳興太守以丹青馳譽
于時方梁武帝以諸王居外每想見其面目即
遣僧繇乘傳寫之持歸對之如見其人此蓋常

情可測可知非類誌公本來面目無下手處焉

知永舉筆前脫體奪真只是罕逢明鑒要識誌

公磨烏龜稽首須彌柱投子分明頌與伊頌曰

荆山美玉卞人尋還具至寶無瑕絕見因誰

正錢牛帶子踏滄海非思撞月石龜長羽鱗敢

師舉寶藏論云天地之內宇宙之間中有一寶

秘在形山林泉道視之莫見取之莫得璨璨乎

哉溫溫如也極小同大忘絕境界極大同小不

見邊表明之者亘古今而受用不盡昧之者守

朝暮而窮困難甘非止荆山卞人尋覓楚人卞

和獻玉於楚厲王王曰石也遣使刖一足及武

王卽位和又獻之武王復怒又刖一足至楚文

王立和抱璞哭於荆山之下文王召而謂曰刖

足者何怨乎曰不怨刖足而怨真玉以為凡石

忠事以為慢事是以哭之文王乃使工剖石乃

真玉也文王歎曰哀哉二先君易削其足難剖
於石今果是璧乃國寶也見韓子以喻至道人
莫能窺非言說可及非情量可酌故使鐵牛帶
子躄跳滄溟撞月石龜任生毛羽還達此理麼
無說說中無說說都教收攝付全提
示衆云許由洗耳巢父牽牛拂迹成痕欲隱彌
露只此現成公案不消勘辨緣由不涉思惟試
看決斷

舉僧問韶山是非不到處還有句也

無低聲

山云有

放伊一線許商量

僧云是甚麼句

關繫不是不將來

山云一片白雲不露醜

老僧不是不拈出

師云洛京韶山寰普禪師嗣夾山僧問如何是
韶山境曰古今猿鳥叫翠色薄烟籠云如何是
境中人曰退後看遵布衲訪師在山下相見遵
問韶山路向甚麼處去師以指曰鳴那青青黯
黯處去遵近前把住云久響韶山莫便是否曰

是即是闍黎有甚事云擬伸一問師還荅否曰
看君不是金牙作爭解彎弓射尉遲云鳳凰喜
入煙霄去誰怕林間野雀兒曰當軒畫鼓從君
擊試展家風似老僧云一句迴超千聖外松蘿
不與月輪齊曰饒君直出威音外猶較韶山半
月程云過在甚麼處曰個儻之詞人皆知有曰
恁麼則真王泥中異不撥萬機塵曰魯般門下
徒施巧妙云學人即恁麼未審師意如何曰王

女夜拋梭織錦於西舍云莫便是和尚家風也
無曰耕天製玉漏不是行家作云此猶是文言
如何是和尚家風曰橫身當宇宙誰是出頭人
遵無語師遂同歸山纔人事了師召近前曰闍
黎有衝天之氣老僧有入地之謀闍黎橫吞大
海老僧背負須彌闍黎按劍上來老僧亞鍬相
待向上一路速道速道云明鏡當臺請師一鑒
曰不鑑云為甚麼不鑑曰水淺無魚徒勞下釣

遵無對師便打林泉道此上神通非同小小詔
山老漢慣臨大敵那怯殘兵而况這僧將閑是
閑非有句無句枉來印拍被他着一片白雲款
款拚住何也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
關其餘意味分付投子頌曰

白雲不到中峰頂

無心曾出岫
舒卷任隨風

滿目煙蘿景

象殊

高低休便
兩般看

一句曲寒千古調

讀出青霄
任君吹唱

萬重青碧月來初

松崑排突吼
桂魄任嬋娟

師云青山白雲父白雲青山兒白雲終日倚青
山總不知不知的事汝還知否地藏當年曾漏
泄不須迤邐走天涯煙蘿滿目景象雖殊心月
孤圓性空寥廓縱有萬別千差其奈一了百當
雪竇云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為蓋流泉作
琴一曲兩曲無人會兩過夜塘秋水深若向這
裏領略得下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如或不
然高山流水知音少枉奏瑤琴徽外聲只如萬

盤千山盤青疊翠緊繫芒鞋如何履踐待月來
時與汝相見

示衆云開口道着舉步踏著拈在面前無人能
識搜遠不搜近宜假不宜真擔千負計處還敢
商量麼

舉僧問梁山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頭頭不昧
物物全彰

山云莫亂道

開口牢藏舌
安身第一方

師云祖意教意本自無殊真心妄心亦不有異

為根機不等優劣強分既說淺深當言頓漸列
門庭開戶牖說在駿馬之前建法幢立宗旨獨
步劫空之後曹山曰洞上宗假五位君臣偏正
言者不欲犯中故臣稱君不敢指斥言是也欲
明宗要為作偈曰學者先須識自宗莫將真際
雜頑空妙明體淨如傷觸力在逢緣不借中出
語直教燒不著潛行須與古人同無身有事超
岐路無事無身落始終復作五相○偈曰白衣

須拜相此事未為奇積代簪纓者休言落魄時
○偈曰子時當正位明暗在君臣未離兜率界
烏雞雪上行○偈曰焰裏寒冰結楊花九月飛
泥牛吼水面木馬逐風嘶○偈曰王宮初降日
玉兔不能離未得無功旨人天何太遲○偈曰
混然藏理事朕兆卒難明威音王未曉彌勒豈
惺惺此頌略分宗趣西來祖意豈止一途派列
岐分應機施設非刻舟記劍膠柱調絃而已哉

梁山荅處直截指示欲使言前薦得句外知歸
開口動舌堪作甚麼未審如何即是不如緘口
退却與道相應雖然如是更須問過監察始得
頌曰

國令嚴嚴擬者危

禍不入慎家之門

毫釐纔動鐵輪

隨言出

患入心萌口應三千里

料棹後交涉

齒露言來

苦怨誰

應須克已

師云當頭諱字寰中禁誰敢依稀犯聖顏把斷

要津那許汝嘲三羅四全提正令豈容伊撥萬
輪千直得慘悚戢翼內秘外嚴不見僧問臨濟
如何是吹毛劒濟云禍事禍事僧禮拜濟便打
林泉道賞罰甚分明若是當時毫釐有差便見
天地懸隔寧免鐵輪隨來抑逼金輪王王四天
下銀輪三銅輪二鐵輪一林泉道若能了一萬
事決畢四種輪王隨業受報各具輪實摧伏怨
敵雖心萌口應其奈參差齒露言時固多利害

何也但能不觸當今諱也勝前朝斷吾才

示衆云把住時放行維摩一默語如雷放行時
把住言滿天下無口過不動唇皮要通意路合
作麼生舉還有道得者麼

舉僧問龍牙如何是祖師西來意

朝看雲片
暮聽水

潯牙云待石烏龜解語即向汝道

謝師
答話

師云潭州龍牙山居遁禪師因叅翠微乃問學
人自到和尚法席一箇餘月不蒙一法示誨意

在於何微曰嫌甚麼師又問洞山山曰爭恠得
老僧法眼別云祖師來也林泉道和尚莫眼花
雲峰齊云此三尊宿還有親疎也無若有那箇
親若無親疎眼在甚麼處林泉道依舊眉毛下
又僧問十二時中如何著力師曰如無手人行
拳始得林泉道照顧鼻凹又問終日區區如何
頓息師曰如孝子喪却父母始得東禪齊云衆
中道如喪父母有何閑暇恁麼會還息得人疑

情麼除此外且作麼生會龍牙意林泉道慣會
為旅偏憐客自己貪杯惜醉人若知醉裏醒醒
除問投子和尚頌曰

石龜語話是誰聞

徒勞側耳

無耳髑髏夜聽深

得不

妄傳消息

天曉便藏無影樹

根非生下土

太陽雖照不

能尋

葉不墜秋風

師云知音不在頻頻舉達者須知暗裏驚玄中
銘云龍吟枯木異響難聞木馬嘶時何人道聽

洞山問雲巖無情說法甚麼人得聞巖曰無情
得聞云和尚聞否曰我若聞汝即不聞吾說法
也云某甲為甚麼不聞巖遂竖起拂子曰還聞
麼云不聞曰我說汝尚不聞彌陀經云水鳥
樹林悉皆念佛念法山於此有省乃述偈曰也
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議若將耳聽終難
會眼裏聞聲方得知僧問香巖如何是道曰枯
木裏龍吟云如何是道中人曰髑髏裏眼睛僧

不領乃問石霜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曰猶帶喜
在云如何是髑髏裏眼睛曰猶帶識在又不領
乃問曹山如何是枯木裏龍吟曰血脉不斷云
如何是髑髏裏眼睛曰乾不盡云未審還有得
聞者麼曰盡天地未有一人不聞云未審枯木
龍吟是何章句曰不知是何章句聞者皆喪遂
示偈云枯木龍吟真見道髑髏無識眼初明喜
識盡時消息盡當人那辨濁中清曹洞父子節

拍相隨白雪陽春幾人能
和胡笳不犯宮商曲
玉笛同將劫外吹無影
樹頭花笑日半明半暗
幾人知具眼禪人固宜
子細

示衆云劉郎裁後綴葉聯
芳王母摘時收因結
果莫有閑來賞玩就路
還家者麼

舉靈雲見桃花悟道

眼中撥却黃金屑
颯透威音未兆時

師云福州靈雲志勤禪師
依大滬因見桃花忽
然大悟以偈呈曰三十
年來尋劍客幾回葉落

又抽枝自從一見桃花後
直至而今更不疑滬
曰從緣入者永無退失
汝善護持玄沙云諦當
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
在雲曰師兄還徹也未
林泉道將為狐鬚赤更
有赤鬚狐且道靈雲見
桃花端的悟箇甚麼有
底道因逢桃李樹憶得
故園春有底道色即是
空空即是色三千里外
且喜沒交涉雪竇云本
無迷悟數如麻獨許靈
雲是作家林泉至此稱
賞不已非唯見諦明白

堪與後人為龜為鑑覺範頌云靈雲一見不再
見紅白枝枝不着花耐釣魚舡上客却來平
地攬魚蝦可謂路見不平拔劍相助更有為渠
雪屈的麼試看投子如何評論頌曰

山前桃發故園春

年年相似

花綻紅枝省此

身

不因不由

證據謝君傍着力

面上夾

笑顏

雖展意生暝

肚裏侵天荆棘

煙鎖綠楊營囀緩春三月

無閑口說盡

雨侵石笋倚空鄰

掃月吟風

金

東君造化心

鳥放去無消息

線斷風箏

木馬嘶聲過漢秦

不勞乘八駿
捕影與追風

師云陰陽無曲徇節令不相饒春分之後萬木
皆萌匝地普天無非春色何止山前而已哉不
見道密移一步六門曉無限風光大地春正如
心地蘊養包含善惡種子一日善惡業熟發起
現行若於因花空實可辨見忘執謝頓悟真常
何佛果而不趣菩提者邪當此之際方知此身

而不虛設不意玄沙一手擡一手搦暗度神鋒
回戈倒刺誰想靈雲慣臨大敵詐敗佯輸惡來
善應道師兄還徹也麼恰似梵志翻着韞人皆
謂是錯寧可刺你眼不可隱我脚僧問洛浦衆
手淘金誰是得者曰拳中舊寶豈假披沙云恁
麼則展手不逢也曰莫將鶴唳擬當鶯啼又僧
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曰雪覆孤峰峰不白雨滴
石筍筍頌生林泉恁麼舉來雖是向鼻孔裏點

眼眈膝上畫眉且要諸人稍知下落休待金烏
西墜木馬咆哮聲逾漢秦徒勞采聽何也不解
無中能唱出枉教清韻出青雲

示衆云預備不虞待覓箇信心檀越隨緣赴感
令修座出格浮圖見義勇為當仁不讓者知是
何人還理會得麼

舉肅宗帝問忠國師百年後所須何物

聖鑑
不錯

云與老僧作箇無縫塔

棟難

的道曰請師塔樣

家作

空谷集
君王天師良久云陛下還會麼觀面相呈
冊手分付
然有在打正邪云吾有付法就源却諳此事請召

問之祖称不了
殃及兒孫

師云南陽慧忠國師者越州諸暨人自受曹溪
六祖心印之後居南陽白崖山黨子谷四十餘
祀不下山道行聞于帝里肅宗上元二年勅中
使孫朝進賫詔徵赴京待以師禮初居千福寺
西禪院及代帝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

載隨機說法時有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
心通肅宗命師驗之三藏纔見師便禮拜立于
右邊師問曰汝得他心通那云不敢曰汝道老
僧即今在甚麼處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向
西川看競渡舡良久再問老僧即今在甚麼處
云和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在天津橋上看弄糊
猓師復問汝道老僧在甚麼處藏罔測師叱曰
這野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也藏無對可惜明

眼人前一場漏逗師化緣將畢乃辭帝帝曰師
減度後所須何物若非聖慈寬厚爭肯如此相
待師亦不負天恩向臨行之際盡力提撕道與
老僧作箇無縫塔殊不知未開口時已早七花
八裂了也帝雖道不會就中却最親切不見石
頭和尚道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師既付囑令問耽源後果詔問源良久曰聖上
會麼帝曰不會源述偈曰湘之南潭之北中有

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船琉璃殿上無知
識林泉道拱密威嚴決難正視雖是官不容針
何礙私通車馬放伊一線試請商量頌曰

古塔涌聖迷

天眼龍睛不可窺

雲籠龍鳳失

非思量處幾人

知香風半夜沉

沒蹤跡

寶殿無知識

誰敢依

顏

師云第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年三十遇婆修
祖師出家傳法至中印土彼國王名得度即瞿

曇種族歸依佛乘勤行修進一日於行道處現
一小塔欲取供養衆莫能舉即大會梵行禪觀
呪術等三衆欲問所疑時尊者亦赴此會是三
衆皆莫能辨時尊者即為王廣說塔因此之出
現乃王福力之所致也王聞是說乃曰至聖難
逢世樂非久付位於太子投祖出家七日證果
尊者深加慰誨國師塔樣非作者之不知豎窮
三際橫遍十方亘古亘今無成無壞非止執磨

星斗其由威聳雲煙丹鳳金龍莫能依附既德
風之偃草何香譽之不傳任曉夜之升沉儘春
秋之改變四臣不昧一性圓明於寶殿欲現心
王令王燭永調我國恁麼觀來有知識那無知
識噓相識滿天下知心有幾人從頭曾遍數無
箇似雙親

示衆云指空畫空敢道卒難對副依實具實且
恁胡亂安排本非覲面相謾就裏慈悲太甚還

有冷眼傍觀窺破者麼

舉龐居士問馬大師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

麼人

千聖亦不識

師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

向汝道

口雖硬似鐵心更軟如綿

師云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曰石頭問

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頭非取捨處處沒張乖朱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云願從所慕遂不剃染後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

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辯迅捷
諸方嚮之居士問慶將無做有要辨形容大師
荅處雖塞辭源潛通意脉方信道明中雖不遺
涓滴暗裏洪波浪接天男婚女嫁則且置只如
堂中二親還曾奉重也無頌曰

父母曠來別

一日思憶一傷心

得奉當竭力

理合如斯

木

人半夜言

低聲低聲

莫使外人識

若教容易見便作等閑看

師云僧問藥山學人擬歸鄉時如何師曰汝父

母徧身紅爛卧在荆棘林中汝歸何所云恁麼
則不歸去也曰汝却須歸去汝若歸鄉我示汝
箇休粮方子云便請曰二時上堂不得咬破一
粒米此不遺時失候奉重竭力之式也雖知親
親之親而豈知非親之至親者歟第八祖佛他
難提尊者行化至提伽國毗舍羅家見舍上有
白光謂其徒曰此家有聖人口無言說真大乘
器不行四衢知觸穢耳言訖長者出禮問何所

須祖曰我求侍者長者曰我有一子名伏馱密
多年已五十口未嘗言足未曾履祖曰如汝所
說真吾弟子伏馱聞之遽起禮拜而說偈曰父
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
者祖以偈荅曰汝言與心親父母非可比汝行
與道合諸佛心即是外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
欲識汝本心非合亦非離馱聞偈已便行七步
祖曰此子昔曾值佛悲願廣大愛情難捨故不

言不履耳遂令出家復繼祖位若也於斯薦得
父母不離方寸何勞曠劫相尋木人既解傳言
寧免外人知識還具這般眼麼擬心若蹉一絲
頭對面忽成千萬里

示衆云有進有趣橫身建化門中無證無修著
脚威音那畔幸勿喊他聲價不須粧貼門風比
喻將來汝還知否

舉僧問長沙本來人還成佛否

虛空無面目
何用巧粧眉

沙云你道大唐天子還割茆刈草否

眼巧不如様子

比

師云湖南長沙招賢景岑禪師初住鹿苑為第一世其後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僧問教中說幻意是有邪師曰大德是何言歟云恁麼則幻意是無邪曰是何言歟云恁麼則幻意是不有不無邪曰是何言歟云某三明盡不契於幻意未審和尚如何明

教中幻意曰大德信一切法不思議否云佛之誠言安敢不信曰大德言信二信之中是何信云如某所明是名緣信曰依何教文得生緣信云花嚴經云菩薩摩訶薩以無障無礙智慧信一切世間境界是如來境界又花嚴云諸佛世尊悉知世法及諸佛法性無差別決定無二又云佛法世間法若見其真實一切無差別曰大德所舉緣信教文甚有來由聽老僧與大德明

教中幻意若人見幻本來真是則名為見佛人
圓通法法無生滅無滅無生是佛身林泉恁麼
舉來且道本來人有成佛分無成佛分水月空
花元不有電光石火薦還遲割茅刈草曾為喻
智者休言道不知師與仰山翫月次山云人人
盡有這箇只是用不得曰恰是倩汝用云你作
麼生用師劈膏與一踏云因直下似箇大虫林
泉道仰山今日親遭毒手長慶云前彼此作家

後彼此不作家林泉道放汝一踏長慶別云邪
法難扶林泉道雪後始知松栢操事難方表丈
夫心更看投子不犯尊顏別通消息頌曰

苔殿重重紫氣深

寶香風燭煙雲合
窈窕薰垂不露顏

星分辰

位正乾坤

秋清月轉霜輪
河淡斗垂夜柄

金輪不御關浮境

王

不流

豈並諸侯寶印尊

莊政既彰傳國
璽非同封贈假

齊

師云至理幽微豈容擬議非識智之可追求非

妄情之可奔湊陸巨大夫問南泉姓甚麼泉曰
姓王云王還有眷屬也無曰四臣不昧云王居
何位曰王殿苔生後僧舉問曹山王殿苔生意
旨如何曰不居正位云八方來朝時如何曰他
不受禮云何用來朝曰有違則斬云違是臣分
上未審君意如何曰樞密不得旨云恁麼則燮
理之功全歸臣相也曰你還知君意麼云外方
誰敢論量曰如是如是林泉道君聖臣賢即且

置父慈子孝又如何非止色難成感慨無違的
意少知音既爾重重紫氣籠罩深宮燦燦璇璣
定分辰位王四天下則必御金輪總三千界則
當提寶印不須附耳而言躡足以封韓信還曉
此意麼太平只許將軍建不許將軍見太平
示衆云斜街暗巷生客頭迷金鎖玄關衲僧眼
睺莫有腦後著楔知痛痒者麼

舉道吾與雲巖到南泉處

道曠無涯逢人不墨

泉問閣

黎名甚麼

適來記得而今忘却

吾云宗智多虛不泉云

智不到處作麼生宗

尊鑑

吾云切忌道着小

心故

泉云酌然道著則頭角生

明眼人前一場漏逗

日師與雲巖後架把針

作務

南泉過見再問

智頭陀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則

頭角生合作麼生行履

放蕩不耕空劫地暮天何用牧歌催師

乃抽身入僧堂

伶俐衲僧一撥便轉

師云潭州道吾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依

盤和尚受教具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

山問子去何處來曰遊山來云不離此室速道

將來曰山上烏兒頭帶雪澗底遊魚忙不徹離

藥山見南泉泉問閣黎名甚麼尋常語裏便布

槍旗吾曰宗智便於長蛇陣前真實祇對方信

道本色住山人了無刀斧痕果然以空劫已前

一段大事猛然提起道智不到處作麼生宗是

他念茲在茲未曾忘却向群居慎口獨坐防心

處款款地道切忌道著此之所謂十言九中不
如一點故南泉印證道灼然道著即頭角生三
日後吾與雲巖在後架把針泉見乃問智頭陀
前日道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合
作麼生行履若向這裏暫時不在擦手蹉脚便
見墮坑落澗是他覺不似相便抽身入僧堂林
泉道退步就已萬中無一南泉亦歸方丈林泉
道伯牙與子期不是閑相識林泉雖恁持螯酌

海折草量天且圖諸人略知分劑欲要明白子
細言深淺說高低請問投子和尚決然便知下
落頌曰

金剛際下古髑髏

多年窮鬼子

幾被人踏血

濺空

體完即不無
滌汚則不可

明月任從君自掬

光影門
頭徒勞

手

寒松那棄白雲封

好客無
疎伴

師舉花嚴經云其最下方名世界光遍照一切
金剛莊嚴光耀輪為際依衆寶摩尼花而住今

為金剛隊下者悞矣况此本分一事若古聖之
髑髏諸佛之頂顙擬之則觸破面門窺之則瞎
却眼睛有不顧危亡者踉蹌顛蹶蹴跳踐踏生
擇活擺向枯骨上咬嚼沒巴鼻處近傍何止血
濺長空而已哉其奈掬水月在手弄花香滿衣
無始劫來妄想熏習卒難改革一旦迴光返照
了達真常於切忌道著處觀透頭角未生時知
歸萬本寒松清陰鬱密一片白雲幸無棄捨還

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處麼有緣不是余朋友
無用雙眉却弟兄

示衆云雀舌初調王盞分時禪思健龍團槌碎
金渠碾處睡魔降雖然兩段不同且喜一家無
二莫有不涉唇吻知味者麼

舉趙州纔見僧來便問曾到此間麼

尋常語裏布槍

旗僧云不曾到

料掉沒交涉

州云喫茶去

承言者喪又

問僧曾到此間麼

慣得

僧云曾到

惜取草鞋

州

云喫茶去

帶句者迷

師云趙州觀音院從諗禪師未受具時便抵池陽參南泉值泉偃息而問曰近離甚處云瑞像曰還見瑞像麼云不見瑞像只見卧如來泉便起坐問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云有主沙彌曰那箇是汝主師遂近前躬身曰仲冬嚴寒伏惟和尚尊候萬福泉器之許入其室他日問泉曰如何是道泉曰平常心是道云還可趣向也

無曰擬向即乖云不擬爭知是道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疑之道猶如太虛廓然蕩豁豈可強是非邪師於言下悟理僧問雲居膺禪師羚羊挂角時如何曰六六三十六云挂角後如何曰六六三十六僧禮拜曰會麼云不會曰不見道無蹤跡其僧舉似趙州州曰雲居師兄猶在僧便問羚羊挂角時如何州曰九九八十一云挂角後如何曰

九九八十一云得恁麼難會曰有甚麼難會云
請和尚指示曰新羅新羅林泉道未眨眼時遭
八百擬開口處隔三千趙州指示分明處方信
雲居有妙傳更看投子將何特為用甚煎點頌
曰

見僧便問曾到否

仁義道中
當合如是

有言曾到不曾

來

執結
是實

留坐喫茶珍重去

好看千里客
萬里要傳名青烟

暗換綠紋苔

惜得自己眉毛
穿過那僧鼻孔

師云趙州古佛於人我山前凡夫地上平田淺
草內指條活路徑直截要似更強如長安大道
若言曾到三千里外且喜沒交涉更買草鞋行
脚始得若言不曾到顛預佛性儼侗真如兀兀
騰騰虛淹歲月折莫你左趨右閃側觀傍觀終
是出他圈圓不得謝他看客兩停不論親疎一
般管待雖破龍團鳳餅恐逢跛鼈盲龜他既口
若心甜你莫外好裏弱本無委曲若疊嶂之青

煙不有蒙茸似幽庭之綠鮮只如暗彰文彩互
換偏圓一句又作麼生待喫茶了即箇汝道
示衆云雖則當面熱謾臆備傍人誇笑休賣弄
知心可腹終只是見境生情還與破除得麼

舉大隨和尚與僧行次見一烏龜

是凶是吉

僧便

問一切衆生皮裹骨為甚麼此箇衆生骨裹

皮

果然疑著

隨以草鞋安龜背上

信手拈來用最親

其僧

無語

塞斷咽喉

師云益州大隨法真禪師嗣長慶安初見藥山
道吾雲巖洞山次至嶺外大滄會下數載食不
至充卧不求暖清苦鍊行操履不群為深器之
一日問曰闍黎在老僧此間不曾問一轉語云
教某甲甚麼處下口為曰何不道如何是佛師
作手勢掩為山口為嘆曰子真得髓從此名傳
四海爾後還蜀寄錫天彭堀口山龍懷寺於路
煎茶普施三年因往後山見一古院號大隨群

峰矗秀澗水清冷中有一樹圍四丈餘南開一
門中空無礙不假斤斧自然一庵時目為木禪
庵師乃居之十餘載影不出山聲聞于外四方
玄學千里趨風蜀主欽尚遣使屢徵師皆辭老
病暑神照大師因庵側見此一龜僧發此問師
遂拈草鞋安龜背上是知宗師一期應對破妄
祛惑明心見性終不以言句繫綴於人未委授
子若為話會頌曰

一家有事百家忙

堪嘆堪悲

春暖纔迴草自長

氣節

不相

東嶺月分西澗水

清光何處無

菊殘猶自候

重陽

淵明歸去后千古漫傷情

師云若也依因判果隨業受生鱗羽皮毛胎卵
濕化各安其分那有差殊此皆迷真執妄顛倒
想生不悟本空古受輪轉普觀一切衆生漂沉
生死何啻百家而已哉故世尊以無緣慈興大
悲心布春風和氣滋孕群萌令心花發現使智

果圓成放愛月光輝天鑑地耀古騰今始自劫
壺空處佛未興時性海澄渟無幽不燭有等焦
芽敗種孤陋寡聞墮根禪客向東籬側畔十月
初頭指望白衣特來送酒呆漢非止此時遭蹉
過須知他後卒難逢

示衆云衲僧已皁勦絕凡情佛祖權衡屏除聖
解莫有具此作略者麼

舉南泉有两堂上座爭猫不止家逐宅亂泉陸座

提起猫兒云道得即不斬和尚幸是大衆無

對能當泉乃揮猫兒大用現前趙州至晚

方到甚處泉乃舉前話將謂州脫一隻草鞋

戴頭上出去老大大作泉云子若早來却

救得猫兒前話也難圓

師云南泉普願禪師鄭州新鄭人姓王氏幼慕

空宗唐至德二年依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詰

嵩嶽受具足戒初習相部舊章究毗尼篇聚次

遊諸講肆歷聽楞伽花嚴入中百門觀精鍊玄
義後扣大寂之室頓然忘筌得遊戲三昧一日
為衆僧行粥次馬祖問桶裏是甚麼師曰這老
漢合取口作甚麼語話祖便休自餘同叅之流
無敢詰問貞元十一年憇錫于池陽自建禪齋
不下南泉三十餘載道風遐布大振玄綱因是
諸方目為郢匠一日因東西兩堂爭猶是非只
為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果遇師白衆曰道

得即收取猶兒道不得即斬却也此乃路見不
平當機不讓便以本分事相為剷除妄想屏當
狂情要教於空劫已前威音之始頓除入我等
執空一切法頓絕諸緣衆既無對師遂斬之此
豈非見到用到心口相應人多以斬猶芟蛇為
雲門正令麤行作業謗之是不達文殊伏劒之
微旨也世尊於靈山會上五百比丘得四禪定
具五神通未得法忍以宿命智通各各自見過

去殺父害母及諸重罪於自心內各各懷疑於甚深法不能證入於是文殊承佛神力遂手握利劍馳逼如來世尊乃謂文殊曰住住不應作逆勿得害吾吾必被害為被害文殊師利尔從本已來無有戒人但以內心見有戒人內心起時我被害即名為害於是五百比丘自悟本心如夢如幻於夢幻中無有戒人乃至能生所生父母皆如夢幻於是五百比丘既得無生法忍

同讚嘆曰文殊大智士深達法源底自手握利劍馳逼如來身如劍佛亦尔一相無有二無相無所生是中云何殺出寶積經是知南泉大用不減文殊不可以狹劣之見僻執之心誣謗古人更看投子別是非明得喪分明指出頌曰

臨險推人事要知用知

作麼

求財先自露針錐

照

頌

刺破

釣魚盡說諳風勢

易開終始

及至風來波

眼晴

難保歲

潦倒趙州雖好手

縱也彼

鐘鳴

齊後起來遲

奪也我何時地

要知大像嘉州路

直領親到

一回鐵牛鎮

斷陝關西

沒你近傍處

師云不因一事不長一智不喫一交不學一便
所以道撒手懸崖下分身萬象中南泉老漢能
於楂手刺脚處便與解脫以渴世樞機過人膽
量向開口合口處選擇人材露銳利辟鋒尖新
錐刺探拔深細體察虛實復駕慈航來生死海
中無明浪裏以長虹為竿擲月鈎雲餌乘風駕

險求任子長鯨不意須更急流勇退住岸還迷

正值趙州迴舟撥棹頂笠披簑紅蓼灘頭白蘋

影裏雖避却瀟湘夜雨還蹉過煙寺疎鐘大似

做模搭樣名播嘉州恰如帶水拖泥莽歸陝府

林泉恁麼曲為中下裁長補短刻嵌將來豈非

閑空鎖夢捕影勞形取笑傍觀者歟只如斬猫

兒戴草鞋端的一句合你麼生道如王秉鈞由

王意妙用縱橫更莫疑

示衆云休去歇去當可歇喧求靜一念萬年去
何妨息慮安禪念茲在茲不為分外休道全無
所以觀來敢有來由怕伊不信試衆詳看

舉僧問雲居弘覺僧家畢竟如何

枕石眠雲
樂自由

覺云居山好

指示
分明

師云洪州雲居道膺禪師幽州玉田王氏子童
年於范陽延壽寺受業遊方至翠微問道會有
僧自豫章來盛稱洞山法席師遂造焉山問甚

處來云翠微來曰翠微有何言句示徒云翠微
供養羅漢某問供養羅漢羅漢還來否曰你每
日噉箇甚麼山曰實有此語否云有曰不虛參
見作家來後投誠入室洞山許為室中領袖今
則這僧既來問衲僧畢竟的事畢竟本來待有
甚事若一句道有謂之增語若一句道無謂之
妄語不如指教居山自體悉去不見道深山縱
卧龍天喜鬧市安禪佛祖憂雖然恁麼道更須

子細參詳雲居指示別有奇特非止令汝坐守
寒巖異草不解轉身未到無心時應須親到若
到無心處却索迴頭恁般會去方有少分相應
其或未然跳得南堆北阜坐到頭不解跨崑崙
不知投子別教向甚麼處安身立命頌曰

峽吼嗟峨萬仞橫

風吹不入
雨洒不著

四邊無路不通

行

無你措
足處

自古兩輪光不到

別是一
乾坤

夜深王

老入西岑

不許外
人知

師云況此寶山人人分上各有一座自是不肯
退隱深藏開遊賞玩空使心猿攀攬意馬奔馳
子細看來落群峰之峻超疊巖之危須弥尚自
難儔太華何足能比倚天橫海妙絕古今雖四
邊無路不許通行其奈當時身先在裏天衣懷
禪師赴杉山請入院上堂云二十年樂慕此山
今日且喜到來因緣際會山僧未到此山身先
到此泊乎來到杉山却在山僧身內林泉道不

想和尚有此肚量此亦心包太虛量廓沙界之
小樣也果能如是任教日月般興廢管甚乾坤
夾是非只如王老夜入西岑又作麼生不如歸
去便歸去欲覓了時無了時

示衆云熱則趁涼非為分外寒時向火亦是尋
常於斯凡聖情忘何必橫生異議莫有傍不肯
惹禍臨身的麼

舉丹霞和尚一日疑寒經院過宿

好客不
如無

乃

取殿中木羅漢燒向

不見一法即如來
方得名為觀自在

院主

致怒乃感眉鬚墮落

疑生暗見
卷禍自臨身

師拈云不

會為客勞煩主人

車不橫推
理無曲斷

師云鄧州丹霞天然禪師本習儒業入長安應
舉方宿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曰解空之祥
也偶禪者問云仁者何往曰選官去云選官何
如選佛曰選佛當往何所云今江西馬大師出
世是選佛之場仁者可往遂直造江西纔見祖

師以手扞幙頭額祖頗視良久云南嶽石頭是
汝師也遽抵石頭還以前意投之頭云著槽廠
去師禮謝入行者房隨次執爨役凡三年忽一
日石頭告衆曰來日剋佛殿前草至來日大衆
諸童行各備鋤鑿剋草獨師以盆盛水沐頭於
石頭前胡跪頭見而笑之便與剃髮說戒師掩
耳而出淘汰有年而嗣法焉唐元和中至洛京
龍門香山及至慧林遇天大寒取木佛燒向院

主訶曰何得燒戒木佛師以杖子撥灰曰吾燒
取舍利曰木佛何有舍利曰既無舍利更取兩
尊燒主自後眉鬚隨落經不云乎心生則種種
法生心滅則種種法滅院主致怒一念嗔心起
百萬障門開眉鬚墮落何怨乎哉還達此理麼
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未審此時
孰能賞鑑頌曰

古巖苔閉冷侵扉

寒時寒殺閑

飛者驚危走者迷

業識忙忙夜深寒藝汀洲火大小明白失曉漁家
輒自疑若能常克已終不怨他人

師云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蹤滅孤舟蓑翁獨
釣寒江雪正當此時萬境消沉十方黯黑乾剝
剝兮滴水冰生冷冷清清兮撼顛打戰非止古巖
苔閉緊掩柴扉飛走驚危俱難覩向忘情懷之
計較絕凡聖之階梯知性火真空了性空真火
徧周法界普應河沙欲使一切衆生了了明明

頭頭不昧其奈曲高和寡以是為非大抵東行
不見西行利巧兒做處拙兒嫌莫恠漁家疑情
尚在噴夜塚髑髏元是水客杯弓影竟非蛇性
空心月無圓缺枉被迷雲取次遮

示衆云鶻兒未出窠已有摩霄志虎子未絕乳
已有食牛氣具此作略坐觀勝敗立驗輸贏者
是誰

舉洛浦初叅夾山

莫教虛費草鞋錢

山云鷄栖鳳巢

非其同類出去大小壓良為賤浦云自遠趨風乞師

一接禮下於人必有所告山云目前無闍黎此間無老

僧當面諱却浦便喝莫亂刑山云且莫草草忽忽須

知雲月是同溪山各異索另者先穹截斷天下人

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淹阿音惡浦無語

塞箇山便打賞罰分明師拈云到這裏作麼生道

得一句得同身共命一氣連枝木鷄啼子夜石狗吠天明

遂代云無目繡雙鳳冲虛透碧霄諸帶玄而無路舌頭

談而不談

師云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非歲

出家二十具戒廣通經論問道臨濟後為侍者

濟嘗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

師蒙印可自謂已足一日陞堂曰臨濟門下有

箇赤梢鯉魚搖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

蘢籠裏淹殺師游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

訪夾山山乃修書令僧持往師接得便坐却再

展手索僧無對師便打曰歸去舉似和尚僧回
舉似夾山曰這僧若開書三日內必來若不開
書斯人赦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見夾山不禮
拜當面而立林泉道只恐不是王是王也大奇
山云雞栖鳳巢非同類出去林泉道點檢將
來不可放過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林泉道千
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山云目前無
閹黎此間無老僧林泉道平生心膽向人傾師

便喝林泉道熟境難忘任渠叫喚山云住住且
莫草草忽忽雲月是同溪山各異截斷天下人
舌頭即不無爭教無舌人解語林泉道近來有
箇新條款不說麻烏甫賽因師佇思林泉道何
不更下一喝山便打林泉道就裏溪山元來不
異師因茲服膺林泉道師資緣會處針芥自相
投林泉見處唯只至此更看花嚴如何科判頌
曰

無伴石人夜入山

藏身處沒蹤跡

雲籠紅頂綠衣寒

沒蹤跡處

喝開劫兆三峰頂

神通廣大

捧出金欄

對日看

莫教標入眼特地出寰難

師云聲前薦得已落今時句後承當迷頭認影

雖是石人撫掌木女高歌自古至今知音者少
所以蓮峰庵主道柳栗橫擔不顧人直入千峰
萬峰去當此之際雲籠嶽頂霧鎖巖阿密密綿
綿了無縫罅故夾山唯一本分事左敲右擊正

按平鋪令伊離滲漏絕識情處參見夾山被他
一喝直得雞山粉碎迦葉亡魂所捧金欄七零
八落此之所謂金剛王劒獨露堂堂擬涉唇吻
即犯鋒鋷者也昔迦葉波持如來所付金欄伽
黎於雞足山中而待彌勒山有三峰如雞三足
故也今言喝開捧出者言語道斷非去來今還
知洛浦夾山父子相投處麼照盡體無依通身
合大道

示衆云三十二相塑畫難成八十種好粧鑒不就
匹似告他人不如求自己還有認得的麼

舉僧問疎山如何是佛你不禮拜更待何時山云何不

問疎山老漢見義勇爲當仁不讓

師云撫州疎山匡仁禪師吉州新淦人投本州
元證禪師出家一日告其師徃東都聽習未經
歲月忽曰尋行數黑語不如默捨已求人假不
如真遂造洞山值山早叅出問未有之言請師

示誨山曰不諾無人肯師曰還可切也無云你
即今還切得麼曰切不得即無諱處山他日上
堂曰欲知此事直須如枯木生花方與他合一
日有僧問如何是佛云何不問疎山老漢古人
答話多以徑直截要指示於人故法燈云誰信
天真佛興悲幾萬般蓼花開古岸白鷺立沙灘
露滴庭莎長雲收溪月寒頭頭垂示處子細好
生觀恁麼會得胡用他求自肯承當不勞別覓

頌曰

養子方知在上慈

知恩報恩
風流如雅

親言無味外人

疑

只為分明極
離令所得遲

欲窮滄浪深深處

直須親到
一回始得

聽取漁家輒莫迷

不會做官
看傍州例

師云野老負薪歸催婦連宵織看他家事忙且
道承誰力問渠渠不知特地生疑惑傷嗟今古
人幾箇知恩德要汝時時知有念念無差故洞
山云問道莫去歸來背父又示衆云欲知此事

如人家養得三箇兒子州裏須得一箇縣裏須
得一箇村裏須得一箇一箇能得屋裏錢物用
一箇須得外頭錢物用一箇不得外頭錢物用
亦不得屋裏錢物用且道那箇合在州裏那箇
合在縣裏那箇合在村裏僧乃出衆云三箇莫
明輕重否師曰是云如何是此人出身處曰知
有却不知有是此人出身處云未審此人從今
日去也無曰亦從今日去云恁麼則屬功也曰

是云喚作甚麼功曰喚作功就之功云此人還
知有州裏人否曰知有始解奉重矣云恁麼則
村裏人全明過也曰是云如何是此人過處曰
不知有喚作閑人是此人過處不見先師道今
時學道之人須知有轉身處始得又僧問曹山
子歸就父為甚麼父全不顧曰理合如斯云父
子之恩何在曰始成父子之恩云如何是父子
之恩曰刀斧斫不開林泉道一對無孔鐵槌一

任諸人下楔此皆是養子之緣外人疑處若不
是明眼宗師深窮性海杜絕迷源一曲漁歌焉
能得聽還會麼萬籟有心聞不得孤巖無耳却
知音

示衆云直截根源本欲待教疾會尋枝摘葉不
須漫費神思莫有不動唇皮道得底麼

舉僧問重雲和尚如何是歸根得旨

不勞重
語會切

忌錯

滴量雲云早是忘却不憶塵生

擬思已落二
三機對面忽

萬里

師云京兆府重雲智暉禪師總角之歲好遊佛
宇誓志出家父母不能止禮圭峰溫禪師剃度
後謁白水獨領微言潛通秘鍵尋回洛下于中
灘泐溫室院常施水給藥為事有比丘患白癩
衆惡之唯師與摩洗如常俄有神光異香既而
訝之遂失所在遺瘡痂馨香酷烈聚而塑觀音
像藏之師後忽歸終南圭峰舊居一日開步巖

岫間如常寢處倏覩摩衲數珠銅餅樓笠觸之
即壞謂侍者曰此吾前身道具尔就茲建寺以
酬宿因當雞草間有祥雲蔽日叱于峰頂久而
不散因目為重雲所有猛獸皆引去及塞龍潭
以通徑龍亦他徙後唐明宗賜額曰長興學侶
臻萃上堂僧問如何是歸根得旨曰早是忘却
不憶塵生云如何是隨照失宗曰家貧遭劫云
不憶塵生如何是進身一路曰足下已生草前

程萬丈坑這僧大似窮曹司翻舊案將六祖臨終謂衆道葉落歸根來時無口之語勘當重雲雲亦不謀而合道早是忘却不憶塵生若這僧向此一轉語下能於父母未生已前著脚何坑漸而有落哉怕伊不信更看梭子從頭解說頌

曰

家破人亡何所依

若能絕妄想便見一真如

無心無緒話

求歸

惜取草鞋好

十年忘盡來時路

因禍致福

暫憶些

兒總不知

却最親切

師舉僧問洛浦學人擬歸鄉時如何浦曰家破人亡子歸何處僧云恁麼則不歸去也浦曰庭前殘雪日輪消室內紅塵遣誰掃此所以無心無緒話求歸也尋思到此似與寒山同參山有詩云欲得安身處寒山可常保微風吹幽松近聽聲愈好下有斑白人勞勞讀黃老十年歸不得忘却來時道若是端的得到不知不會處非

唯參見地藏許伊親見黃蘗雖然如是林泉門
下不得點眉擔板

示衆云窓前翠竹嘯月吟風庭際蒼松欺霜傲
雪非圖眼見耳聞欲使心開意解莫有伶俐者
麼

舉僧問夾山如何是夾山境

朝看雲片片
暮聽水潺潺山

云猿抱子歸青嶂後鳥啼花落碧巖前

莫向
言中

取則直須
向外明宗

師云心不識心見猶在境情存一念萬別千差
所以夾山道聞中生解意下丹青目前則美久
蘊成病青山與白雲從來不相到機緣不挂梭
頭事文彩縱橫意自殊嘉祥一路智者知踈瑞
草無根賢者不貴林泉道但能明正眼諸見決
難謾這僧雖恁麼問夾山雖恁麼答便不可向
碧巖青嶂裏商量抱子嚙花處折倒法眼云我
二十年只作境會浮山圓鑒云法眼要且未得

勦絕既不作境會別作甚麼會自著語云犀因
翫月紋生角象被雷驚花入牙忽有人問林泉
不作境會合作麼生道但云猿抱子歸青嶂外
鳥啼花落碧巖前非唯掣開那僧識鎖更乃掀
轉法眼謾人關捩還識浮山徹底為人慶麼分
付舒州投子替他分雪頌曰

月皎青松鶴夢長

中高夢
中說要

碧雲丹桂掛鈴羊

沒蹤跡
斷消息

巖高碧仞千峰雪

高着
眼看

石笋生條半

夜霜

別是一
般春色

師云月巢鶴作千年夢雪屋人迷一色功向心
境俱亡人牛不見灑灑落落妥妥帖帖無一毫
差互沒半點交加折莫是境不是境終不惹絆
在於識情之內若挂角羚羊蹤跡尚無著處甚
做羚羊氣息莫慮巖高千仞積雪彌深至理一
言不能漏泄其奈堦前石笋半夜抽條以此看
來是境不是境信手拈來無不是莫教常守繫

驢楸

示衆云爭強競弱總是凡情退已讓人那存聖解向此還有不爭人殺者麼

舉僧問曹山佛未出世時如何

雪山修苦行要識五俱輪

曰曹山不如

謙：君子誰不稱揚

僧云出世後如何

爲

三歲子用盡老婆心

曰不如曹山

將爲要津金把斷誰知逐浪與隨波

師云撫州曹山慧霞了悟禪師嗣先曹山本寂禪師僧問四山相逼時如何曰曹山在裏許云

還求出也無曰在裏許即求出林泉道放去較危收來太速又僧問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曹山不如云出世後如何曰不如曹山此語本二世曹山了悟之語非先曹山本寂禪師之語也不知者師資不辨前後不分而中驗討不審之疾因載於此學者應知僧問德山緣密圓明禪師佛未出世時如何曰河裏盡是木頭船云出世後如何曰這頭踏著那頭掀所以道但參活句

莫參死句於死活句中定取一隻宗眼這僧既
問佛出與未出必有深意曹山荅以如與不如
豈無理哉還知麼這畔那邊無不可放行把住
總由他怕伊不信試問投子便知子細頌曰

月隱青山瑞氣高

所望不及

梧藏丹鳳觀無寥

無你着眼處

無端石馬潭中過

切忌拖泥帶水驚起泥龍

之海潮

一任隨波逐浪

師云洞山道正中偏三更初夜月明前莫怪相

逢不相識隱隱猶懷舊日嫌此明空劫以前威
音之際玉兔懷胎深隱紫微萬一千巖俱無影
象皆正位中事也惟騰騰瑞氣藹藹祥烟碧梧
高聳丹鳳獨棲瞻之不及窺之莫得恰如佛未
出世時無法可說無生可度實際理地不受一
塵曙色未分人皆仰望所以曹山道不如他也
無端石馬經歷寒潭耐泥龍奔騰巨海於無
見中強見無聞中強聞三十二相歷歷分明十

二分教行行布置向佛事門中不捨一法及乎
天曉總見尋常故言不如曹山也林泉雖恁剖
判將來慎勿便以得失勝負而生計較若解無
中能唱出方知絲竹可傳心

示衆云萬機休罷皆付痴憨千聖不携惟嫌抹
搭莫更有熬不熟煮不爛的袖僧麼

舉僧問雲居全無學處如何立身

退步就已
萬不失一

居云無立身處

巧說不
如直道

僧云佛事何勞

認著
即不

堪居云不同興化

比類
難齊

師云大智如愚大巧若拙本自圓成不勞彫琢
所以永嘉道君不見絕學無為閑道人除妄
想不求真是他頂天立地盤礴四維巍巍堂堂
磊磊落落豎窮三際橫遍十方只此沒量大人
便是汝本來面目亘古今而非有任來去而非
無何必區區安身立命而已故這僧迷頭認影
剛覓替名雲居老漢因便截勢盡情吐露其僧

須臾不退展轉生疑將十二時中著衣喫飯運
水般柴日用佛事以當平生雲居不免頂門著
楔道非同每日朝參暮請接物利生興此悲心
化他衆類應須孜孜切切一念萬年不遺時不
失候甚生次第若能如是得處但能忘計較用
時全不費工夫不犯天威試聽舉似頌曰

苔殿烟收紫氣旋

寶香鳳燭煙雲合

拱班宸幄退堯

年

寂寂蕭垂不露顏

鳳樓不宿桃源客

非公境界

豈並金

光矚漢天

比類難齊

師云尊貴一路智者難躋至理玄門孰能履踐
由是苔封古殿紫氣盤旋拱密威嚴仰瞻宸幄
慶堯年之寧謐六國安然賀舜日之增明四臣
樂矣畢竟龍樓鳳閣難停玩景遊人從教杏圃
桃源恣縱賞心樂事心光晃耀根根塵塵而普
及寰瀛智炬揚輝物物頭頭而遍周沙界恁麼
會得非止漢天竺土這畔那邊無不是汝立身

之處何也。把住放行。全在我挨來撥去。更由誰
示衆云。木人把板雲中拍韻出。青霄石女含筵
井底吹聲。騰瓊瑤漢。莫有眼中解聽者麼。

舉僧問風穴。古曲無音韻。如何和得齊。

羅哩羅哩

哩哩羅哩

穴云。木鷄啼子夜。鶯狗吠天明。

無中唱出處千

古意分明

師云。汝州風穴。延昭禪師。初謁鏡清。次參南院。
入門不禮拜。院曰。入門須辨主。云端的。請師分

院於左膝拍一拍。師便喝。院於右膝拍一拍。師
又喝。院曰。左邊一喝。且置。右邊一喝。作麼。生師
曰。瞎院。便拈棒。師曰。莫用盲枷瞎棒。奪打和尚。
莫言不道。院擲下棒。曰。今日被黃面浙子鈍置。
一場云。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道。不飢。曰。閤黎。
曾到此間麼。云。是何言歟。曰。老僧好好相借問。
云。也不得放過。便下參衆。丁却上堂。頭禮謝院。
曰。閤黎。曾見甚麼人來。云。在襄州華嚴與廓侍。

雪後集
者同夏曰親見作家來院問南方一棒作麼商量云作奇特商量師却問院和尚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曰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見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遂依止六年四衆請住風穴又八年李史君與闔郡仕庶再請開堂演法其道大行這僧既發古曲無音之問想非于六律不墮五音設使六么花十八也應斷和決難齊是他風穴以無曲之曲非韻之韻別般響喨

迥出青霄何遶梁之可比哉雖假木雞菟狗傍提妙唱自古至今誰能賞鑑若非投子發揚險不幾乎淡了頌曰

古蟻月色鎖重雲

顯而不露

枯木迎芳曉帶春

隱而

彰顯昨夜星河轉南斗

急著眼看

金烏隨鳳過天輪

好客無疎伴

師云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此寔吾宗正偏兼帶理事叶通之微旨也雖則

岐分派列施設不同萬別千差終歸一揆昔湛
然居士序萬松老師萬壽語錄云臨濟之宗得
者得之於峻拔失者失之於莽鹵曹洞之宗悟
者悟之於綿密迷者迷之於蘆纖雲門之宗明
者明之於緊俏昧者昧之於識情誠哉是言也
古巖月色雖鎖重雲非具眼者莫窺其奧騰芳
枯木不假陽和唯知心者能帶其春豈止星河
宛轉於南斗其由烏鳳超越於天輪不墮功勳

寧拘明暗當此之時還辨別得麼試看磨盤秋
結子非同碓觜夜開花

示衆云問既有宗答亦攸同但肯教意解心開
便不索口喏目瞪莫有於熱惱處令清涼者麼

舉僧問投子劫火洞然時如何

照頤
燎却
眉毛

寒威威地

心定自
清涼

師云舒州投子山大同禪師幼依洛下保唐滿
禪師出家初習安般觀次閱花嚴教激明性海

復謁翠微頓悟宗旨由是放意周遊後旋故土
隱授子結茅而居師一日指庵前一片石謂雪
峰曰三世諸佛總在裏許峰云須知有不在裏
許者曰不快漆桶師與雪峰遊龍眠有兩路峰
問那箇是龍眠路師以杖指之峰云東去西去
曰不快漆桶問一槌便就時如何曰不是性懣
漢云不假一槌時如何曰不快漆桶峰問此間
還有人參也無師將鑊拋向峰面前峰云恁麼

則當處掘去也曰不快漆桶師居授子山三十
餘載往來激發請益者常盈于室縱以無畏之
辯隨問遽荅啐啄同時微言頗多今唯錄此叢
林多以不快漆桶為雪峰語而不知大同荅雪
峰語也這僧將仁王般若經偈來問昔斑足王
信外道羅陀語殺千王頭屈祀塚間摩訶迦羅
大黑天神翼延國祚普明王請一日假依七佛
法齋百法師第一法師為王說偈劫火洞然大

千俱壞此偈凡三十二句王赴死轉為諸王說
斑足疑問亦聞此偈心開悟解以國付弟出家
得忍師答以寒威威地為復是滴水滴凍為復
是霜雪難禁為復是縮項嗟噓為復是橫身僵
卧若恁麼會林泉不免奉汝箇三千里外且喜
沒交涉畢竟合作麼生會曝滾鏤中添下水飲
時冷暖自心知頌曰

天地為爐萬物焦

內外赤通紅

石人駕浪渡雲霄

高高山頂立
深深海底行

風生半夜霜殘重

法身無被
不禁寒月

落水寒碧鬢凋

多愁
早老

師云楊無為道三界炎炎如火聚道人未是安
身處蓮池勝會待多時收攝身心好歸去恁麼
看來石人駕浪索渡雲霄木女搖箏同歸性海
雖是随流得妙應須返本還源休投寂滅洪波
莫滯沉空湛水青蘋之末偶於半夜生風紅蓼
其間未至三更見月霜威既重冰色須嚴冷清

清慶却要溫。和寒威感時。休嫌寂寞。自然逼髮。
不許凋殘。管取赤心居常。謹切若肯。如斯體究。
恁麼商量。不須還我。布單錢。何必償他。口業債。
噴逆耳忠言。休不信。莫教辜負。老林泉。

林泉老人評唱投子青和尚頌古空谷集卷上



仁

四十五

三